

# 天使，望故乡

[美] 托马斯·沃尔夫 著 乔志高 译

Look Homeward  
Thomas Wolfe



Angel



# 天使，望故乡

[美] 托马斯·沃尔夫 著 乔志高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 望故乡 / (美) 沃尔夫 (Wolfe, T.) 著; 乔志高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874-8

I. ①天… II. ①沃… ②乔…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9059号

天使, 望故乡

[美] 沃尔夫 著

乔志高 译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罗 晨 朱 岳  
统筹策划 周丽华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内文制作 黄丽娜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150毫米 1/32  
印 张 23.25  
字 数 60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874-8  
定 价 4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 A. B.

那么，就像我整个的心灵，  
安居于你怀中的乐园，  
(唯有你是我生长、见识的所在)  
我的身体、筋骨的栋梁  
依然附着你，我的肌肉、血脉，  
铺砌着这幢屋宇，还会归来。

## 告读者

这是一本处女作。作者在书中所写的是他个人的经验，现在已经遥远、失落了，可是一度曾是交织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读者因此说这部书是“自传性”的，作者也无法答复。据他看来，一切态度认真的小说都是自传性的——举例说，《格列佛游记》就是一部十足的自传性著作。

不过作者在此地，特别要向本书所记述的时期中他所认识的一些人士，声明几句。对这些朋友们，他要说的相信他们已经知道：就是说，本书是以天真无邪、赤裸坦白的心情写出来的：作者唯一关心的是怎样把他创作中的人物和行动，完整、生动和真挚地记下来。现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作者必须强调这里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不是企图为任何人写照。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一生许许多多分秒累积起来的总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这里面：逃避不了，也掩蔽不了。如果本书作者用生命的泥土来塑造这部作品，他所用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不得不用、不能避免采用的素材。小说写的不是事实，但小说是事实经过选择和认知而产生的，小说是事实被重新安排而赋予主旨的结

果。约翰逊博士<sup>[1]</sup>曾说：一个人非得翻遍半边图书馆才能写出一部书。同样的，小说家要翻遍全城一半的人物才能够塑造他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这不是写小说的唯一手法，但作者相信本书是整个用这个方法写成的，从一个中距离的观点，而全无怨恨和报复的居心来写的。

---

[1]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曾编纂《约翰逊字典》。(编辑尽量保留原译本译法，为辅助读者理解，加若干注释，以下如无特别标明，均为编者注。)

## 第一部





……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找不到的门；话说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门。再说所有的被遗忘的面孔。

赤裸地，孤独地，我们放逐出来。我们闷在娘胎里不认识母亲的面貌；从她骨肉的监狱里，我们来到人世间这个不可形容、无法互通声息的监狱。

我们之中有谁真正知道他的弟兄？有谁探索过他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一辈子被关闭在监狱里？有谁不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孤独？

啊！失落的荒废，失落在闷热的迷宫里，失落在星星的光辉中，在这恼人的、灰暗的煤屑地上！哑口无言地记起来，我们去追求伟大的、忘掉的语言，一条不见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找不到的门。何处啊？何时？

哎，失落的，被风凭吊的，魂兮归来！

造化弄人，一个原籍英吉利、一个祖先德意志，两人姻缘牵连，已经是够稀罕的事了；但是要从英国的艾普逊说起，一直讲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再往南到山窝里一个叫阿尔泰蒙的地方，透过破晓的鸡啼和石雕天使的浅笑，那才是这变幻莫测的尘世间一点小小的奇迹。

我们每个人背后有数不尽的因果：把自己抽丝剥茧，将人类追根寻源，你就会发现四千年前在希腊克利特岛上开端的恋爱故事，昨天在得克萨斯州刚刚结束。

毁灭人类的种子将在沙漠里开花，救药人类的仙草长在山野的岩石边；佐治亚州一个邈遇女人纠缠了我们一生，只是因为当初伦敦一名小偷没有被处死。我们的每一时刻皆是四万年的结晶。日日夜夜、分秒必计，就像嗡嗡的苍蝇自生自灭。每个时刻是整个历史上的一扇窗户。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时刻。

一八三七年，一个英国人名叫吉尔勃·龚德的从不列斯陀港搭帆船来到巴尔的摩，随后（大概为了迁就杨基<sup>[1]</sup>口音）改姓甘德，

---

[1] Yankee，美国北方诸州的。

买下一片小酒馆为业，不多几时自己贪杯把利钱喝光。于是他往西流浪到宾夕法尼亚，行险侥幸，勉强在四处乡下靠斗鸡赚几个钱糊口，往往被人关在牢里过夜，第二天清早仓皇出走，丢下自己常胜的雄鸡死在战场上，口袋里一文不名，碰得不巧脸孔上还被当地农夫的老拳挂了彩。可是他每次总算能够脱逃，后来辗转来到德意志移民地区，正赶上秋收，他被当地土壤的丰腴所感动，就在那里立足定居。不到一年他娶了一个年轻力壮、有田有地的寡妇。女的跟别的德意志人一样，爱上了他那股遨游江湖的气派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尤其是模仿红伶祁恩演哈姆雷特的那副神情。大家都说他早就该到舞台上演戏的。

这个英国人生儿育女——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优游自在地生活着，他妻子不时正言厉色申斥他，他也忍受着。一年一年过下去，他那对亮晶晶圆鼓鼓的眼睛渐渐失了神、眼皮下垂，本来挺直的身材现在走起路来也一瘸一拐的。一天早晨他妻子来唠叨他不要睡懒觉时，发现他中了风——命呜呼。他遗下五个子女，一笔抵押房产的债；还有——蕴藏在那对生前莫测高深、现在瞠目不视的黑眼珠里——一种永不磨灭、渴望云游四方的精神。

我们现在且与这位英国人告别，下文单讲承继他这份遗产的第二个儿子，一个名叫奥立佛的孩子。说起来话长——这孩子怎样站在离他母亲田庄不远的路旁，眼睁睁看着南方来的“叛军”列队向盖提斯堡行进；他怎样一听到弗吉尼亚州轰轰烈烈的名字——一双冷静的眼睛就会黯然充满神秘；还有在内战结束他才十五岁的那年，他怎样在巴尔的摩街上走路一眼瞥见小店里陈列的一块一块标志死亡的大理石，上面雕刻了小绵羊和长翅膀的仙童和踏着一双冰冷瘦小的脚的石头天使，天使的嘴边含着一丝温柔、凝滞的微笑……我所知道的只是这孩子那对冷而淡的眼睛忽然变暗变深，里面蕴藏着死

人生前眼中燃烧的朦胧的饿火，把人从教堂街一带带到费城以西的。孩子两眼看着石头天使，看她手里拿着一根石雕的长茎百合花，他浑身发冷，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他两只大手的长指头紧握起来。他想他一辈子什么都不要，只要也能用凿子把石头雕出细巧的花纹来。他恨不得把自己内心里一些暧昧而数说不清的情绪用冰冷的石头塑造成型。他恨不得能雕刻一个天使的头。

奥立佛走入小店，开口问里面那个手拿木槌的虬髯大汉要工作。他于是留下来做石匠的学徒。他在那灰尘滚滚的院子里工作了五年，等到学徒期满，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可是他结果并没有找到他所追寻的。他没有学会雕刻天使的头。鸽子、绵羊、死神那接驳得天衣无缝的双手，以至精细曼妙的字体他都会雕——只是不会雕天使。多少年来荒废的精力和遗失的时间——在巴尔的摩时期胡乱的生活，有时工作有时烂醉如泥，上戏园去听布斯和赛尔维尼，听得这个做石匠的如痴如狂，在街上大踏步走路时自言自语背诵洪亮的台词，一面挥动两只传神的大手直比画——这些都是人生过程中盲人瞎马的摸索，画饼充饥的满足，是我们哑口无言中追寻的心声，是走到巷尾而找不到的上天之路，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门。何时啊？何处？

他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他就这样踉踉跄跄地流浪大陆，走到战后复元的南部——这个身長六英尺四的怪人，两眼冷漠不宁、鼻子像刀背一般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骂起人来一板一眼用上一大堆奇词妙语，听上去令人发噱，他自己却一本正经，只是在薄薄的嘴唇边带着一丝胆怯的笑意。

他到中南部某一州首府雪梨的小城市待下来，安居立业。这地方的老百姓战后喘息甫定、创痕未复，对这个外乡人多少含有敌意地注视着，可是他倒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地生活下去，终于替自己

建立了声誉而被当地人士容纳，后来娶了一位比他年长十岁的老处女。这个女人瘦得像害痲病的样子，可是她有两文积蓄，一生矢志必嫁。不到一年半，他原形毕露，又发起酒疯来，整天蹲在酒馆里，把自己那小铺子喝得荡然无存。一天晚上他老婆辛西亚忽然吐血身亡——当地人都说以他那种行为他老婆怎么会早死。

于是一切又是一场空——老婆、生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喝酒的名声，石雕天使的美梦。每天晚上他走遍大街小巷，口出狂言，用他那套典雅的辞藻咒骂这班吃喝懒动的“叛徒”；一面心里又怕又悔，悔不该自己荒唐，搞到这般田地。在当地人士众目睽睽地谴责之下，他身体日渐消瘦，相信是辛西亚的痲疾在向他侵蚀，作为报复。

他年纪刚过三十，可是看上去老多了，脸又黄又瘪，刀背似的鼻子现在瘦得像鹰隼。他蓄的两撇棕色长胡子，现在凄惨地往下垂。

他不时纵酒的习惯把身体糟蹋了，现在骨瘦如柴，经常咳嗽。孤零零一人在这充满敌意的城市里，他想起辛西亚来好生害怕。他自以为一定染上肺病，就快要死了。

于是，又一次感觉孤独和失落，活到现在还没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脚底下的泥土无形中消失，奥立佛重新出走，沿着大陆茫无目标地飘游。他这次转了方向朝着西边崇山峻岭走去，心想那边深山中无人知晓他的臭名，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隔离、新生和既失的健康。

于是这瘦鬼的两眼又黯然出神，就同他青年时代的眼睛一样。

在十月阴雨的天空之下，从早到晚奥立佛坐着火车横越这个伟大的州份往西迈进。他凄然凝望窗外一片广大的土地，杳无人烟，久不久见到两三户小农家，毫不济事的样子在荒野里零星耕几

块地糊口。他面对这片景色，心里凉了半截，像是铅一般的沉重。他想到宾夕法尼亚的仓廩，田里常熟的谷物，那里生活的丰满、整洁和勤俭。他又想到他自己当初怎样努力向上，后来怎样搞得一团糟，想到这些年来混混沌沌的生活，赤裸裸糟蹋掉的青春。

天啊！他心里想。我老了！怎么搞到这里来？

过去一年一年的情景鬼影幢幢地在他脑海中映过。他猛然觉醒他这一辈子都是被偶然的故事所控制：一名“叛军”口唱战歌、公路上远远一声号角、军队进行时的骡鸣马嘶、小石匠店里天使脸上的痴笑、一个婊子走在前面屁股一扭一扭的模样。他不知怎么地扬弃了温暖、美满的家乡而流落到这个不毛之地来。他一边望着窗外出神，望着荒芜的田野、耸拔的庇德蒙高原、泥泞的红土路和一路车站上目瞪口呆、邈里邈遏的男女——这里有一个瘦长的农夫佝着背拉缆绳，那里一个懒洋洋的黑人，一个缺了门牙的农家子弟，一个手上抱着脏兮兮的孩子的黄脸婆——一边想命运这样奇怪，他心里忽然起了无名的惶恐。他怎么搞的，竟会从他自小习惯的德意志人勤俭的故乡跑到这个一望无际的失落的荒野来？

火车喀哒喀哒辘过臭熏熏的土地。雨不停地落。一个火车工人一阵冷风开门走进肮脏的二等车厢，把手里的一桶煤倒在车厢一端的火炉里。一伙乡下佬横七竖八地躺在面对面的两排座位上，不知谈些什么哄然大笑起来。一阵凄凄惨惨打钟的声音压低了车轮的声音。火车走到山脚边一个换车站一停停了老半天，令人心焦。后来车子又往前开，开过广大起伏的地面。

黄昏时分。庞然大物的山脉朦朦胧胧地在眼前出现。山边茅屋小窗里透出隐约的灯火。火车沿着高架轨道战战兢兢地攀越白练似的飞瀑。仰望、俯瞰，只见玩具一般的小屋东一处西一处挂在山间，四周绕着一缕炊烟。火车很吃力的样子沿着山边挖空的红土路蠕蠕

地往上爬。等到天黑，奥立佛已经下山到了铁路尽头一个名叫老栅的小镇。回过头来，最后一排巍然矗立的山壁已经在他后面。他离开荒凉的小车站，凝望远处一家灯光如豆的乡下杂货铺时，奥立佛心里感觉得就像一只身负重创的大兽一样爬到深山之中蜷伏起来等死。

第二天早晨他乘坐大马车继续他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阿尔泰蒙的小镇，在山岭以外再有二十四英里路的地方。拉车的马匹挣扎着慢慢地往山上爬时，奥立佛的情绪好了一点。那是十月下旬阳光闪闪、秋风飒飒的日子。山中空气清朗而爽脆：峰峦在他头顶上高插入云，近得几乎可以用手摸，同时广大无边，岩石光洁，草木不生。有几棵老树，又瘦又坚：差不多树叶全无。天空里布满了飘浮的白云；一团浓雾慢慢地移过来围绕着山腰的层垒。

他往下看，山溪的激流在河床的石块上泛出白沫，只见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在忙着铺轨道，将来要弯弯曲曲翻山越岭造到阿尔泰蒙去。一会儿工夫，那对汗流浹背的马匹已经攀登山脊，在崇山峻岭极目行云之间，又由彼面慢慢地下坡，直奔阿尔泰蒙镇坐落所在地的高原。

就在这永恒的山丛中，藏在硕大无朋的山窝里，他发现了一个面积广阔，人口四千的山城。

这里有新的土地。他的心情更加开朗了。

阿尔泰蒙这个小城是革命战争之后兴建的，本来是赶牲口和种田人家从田纳西往东移到南卡罗莱纳半路上憩足的地方。在内战以前的几十年中，每年夏天南方炎热的农场地上和查尔斯登市的阔人都到这里来避暑。奥立佛初来的时候，这里开始有点名气，不单是避暑胜地，还是疗养肺病的好地方。北方的富翁也在这里盖了打猎的山庄，其中有一位买下一大片山地，雇了成群结队的建筑师、木匠和水泥匠，准备盖一所全美国最大的别墅——计划仿法国勃鲁阿古堡的格式全部用石灰石建造，屋顶用石瓦，楼上楼下总共

一百八十三间房。本地还有一家新开的大旅馆，一座堂而皇之谷仓一样的木头房子，坐落在一个山顶上，居高临下，颇有气派。

可是城里的人口多半还是本地人，是附近各处移居来的山民和农夫。他们兼具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世世代代住在深山里，做人都是刻苦耐劳、头脑清楚而眼光狭小。

奥立佛手头还有从辛西亚遗产变卖下来剩余的一千二百块钱。那年冬天他在市中心广场的一边租了一间小铺面，购置了一批大理石，开始重操旧业。可是起初他除了脑子里不断地想着死亡的念头外，没有做什么别的。那严寒孤独的一冬，他自以为不久人世，在别人眼中这个骨瘦如柴的杨基汉子，走在街上大摇大摆的、口中喃喃不知说什么，很快地成为镇上人家谈话的资料。公寓里跟他同住的人都知道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像困兽一样来回踱着，也常听见他那抑郁的呼啸从丹田里迸发出来使他两片薄嘴唇抖颤。可是他并不把他的心事告诉任何人。

随后不久山中的早春来临，只见一片碧绿和金黄，微风间或吹来奇妙的花香和暖和的树液香。奥立佛心坎上的创伤慢慢地收口了。他说话的声音又让人听到，还是文乎又文的带着古雅的辞藻，从前那种兴致勃勃的老样子隐隐约约地又来了。

四月里一天，他站在店门前望着外面广场上百物的蠢动，他的所有知觉似乎全部苏醒过来，只听见后面一个人的声音由远而近。声音懒洋洋的、心满意足的样子，奥立佛一听心里已经死了二十年的美景忽然间又雪亮了。

“来了，来了！”一面喊着一面走，“天地末日就快来了！照我算起来是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一号。”

奥立佛回头一看，这位先知已经走过，只见一个肥大的背影，活像他幼时在公路旁见到开往盖提斯堡参加那一次天地末日的人。



“这是谁？”他问一个人。

那人看了一眼笑道：“那是巴克斯·潘伦。他真是一个人物。家里亲亲眷眷不少人，都住在这儿附近。”

奥立佛凝神舐了一舐大拇指，然后微带笑意问了一句。

“天地末日到了没有？”

“据他说马上就快到了，”那人道。

不久以后奥立佛碰见了意莱莎。一个春天的下午他躺在他的小办公室那张光滑的皮沙发上，耳朵听着外面广场上嘈杂的声音，浑身感觉舒泰。他想着肥黑的土壤现在忽然开放出鲜花，想着醇醪的啤酒上面一层白沫和落英缤纷的李树。接着他听见一阵女人鞋跟落地的声音急急迫迫地在外间穿着大理石块走过来。他连忙跳起身来，正在穿上他那件刷得干净的黑外褂时，她走进屋子。

“我说呀，”意莱莎抿着嘴假意责备似的打趣说，“我倒是愿意当男人，一天到晚没事做只是躺在沙发上享福。”

“小姐，您好，”奥立佛打着招呼，鞠躬如也。“不错，”他说，一面嘴角浮起一丝刁钻的笑意。“我敢情让您给抓住了我在闭眼养神。不瞒您说，我很少白天里躺下来，不过这一年来身体不好，不像以前一样能够做那么多活儿了。”

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故意做出一脸垂头丧气的模样。“唉，老天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搞才好！”

“瞎说！”意莱莎精神勃勃瞧不起人的样子说。“照我看来你没有什么毛病。堂堂男子汉，年轻力壮的。多半是脑子里胡思乱想，没有病也弄出病来。记得三年前我在玉米镇教书的时候忽然得了肺炎。大家都以为我这条命准没有了，可是结果我也就这样好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我坐在那里——喏，像你说的敢情是在休养